

新散文
精读
xin
sanwen
jingdu

触摸散文创作前沿
探寻写作灵感源泉
中学生**典藏**本

冯秋子·作品

刘 颀
导读

丢失的草地

首届冰心散文奖

《人民文学》年度散文奖得主冯秋子最新力作

北师大文学硕士

“中国作家网”主编刘颀精彩导读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新散文
精读
xin
sanwen
jingdu

ZHONGXUESHENG
DIANCANG BEN

中学生**典藏**本

冯秋子·作品



丢失的草地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JI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丢失的草地 / 冯秋子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378-4310-2

I. ①丢… II. ①冯…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5894 号

书 名	丢失的草地
著 者	冯秋子
导 读	刘 颀
责任编辑	金国安
助理编辑	范 戈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57571328(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310-2
定 价	19.80 元



目

录

contents

蒙古人	/ 001
白音布朗山	/ 011
额嬷	/ 024
丢失的草地	/ 036
荒原	/ 046
老人和琴	/ 063
草原上的农民	/ 067
1962:不一样的人和鼠	/ 098
少年巴顿	/ 131
阎荷	/ 143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 151
生育报告	/ 166
一个女人的影像	/ 176
我与现代舞	/ 184
在我心里,有一条通向你的路	/ 198

蒙古人

这本散文集里,大多数的文章都与内蒙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阅读文章之前,请先简单了解一下内蒙古的自然状况。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国北部边疆,由东北向西南斜伸,呈狭长形,东西直线距离2400公里,南北跨度1700公里,横跨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区。全区地势较高,平均海拔高度1000米左右,基本属高原地貌,是中国的第二大高原。内蒙古天然草场辽阔而宽广,总面积居中国五大草原之首。

我们习惯将居住在蒙古高原上的人称为蒙古人。蒙古人,这是三个再熟悉不过的汉字,但有多少人在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能停顿几秒钟仔细想想字面后的含义。蒙古高原,在人们的印象中,是苍茫的“父亲的草原”,美丽的“母亲的河流”,是“风吹草低见牛羊”,是成吉思汗和他的战马……但作者写作此文的用意,显然不在于浅薄地描述一些通识中的印象和概念,以此呼应愈来愈被娱乐化了的家乡的历史、草原和人。

文中的“蒙古人”,既是地理概念上的蒙古人,即从内蒙古这个行政辖区上走来的人们;更是一种文化上的概念,指那些深深烙印上了那片土地上的文化精神和民族血脉传统的人们。蒙古与人,二者缺一不可成此文,而人,更是支撑这篇文章的支点。任何文章,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活动、情感和思想,都只能是一堆码在一起的汉字而已。

文章第一句话就颠覆了一般读者心目中关于内蒙古的想象，“长途轿车吃力地翻上一座山”，是连绵的山而不是辽阔的草原，这是作家给出的内蒙古的第一印象。城市已经像小人书上撕下来的一张画遗落在“遥远的山谷”，还是山。“从这座山开始数，数到车停下不走”，是山多得数不清，还是一个妈妈在敷衍好奇闹腾的孩子？一个“山”字，让文章的起笔有了不一般的情思。

勒勒车，又名“哈尔沁车”“罗罗车”“牛牛车”等，是蒙古民族使用的传统交通工具。通常以草原上常见的桦木制作，其特点是车轮大车身小，结构简单，使用方便，适于草地、雪地、沼泽和沙漠地带运行，载重数百斤乃至千斤，用牛拉、马拉、骆驼拉都行。牧民拉水、拉牛粪、转场搬家等多离不开它。慢悠悠的行程与穿插期间的紧张，是勒勒车的宿命，也是牧人的生存方式。紧张对峙之后的互不伤害，这种默契，就是蒙古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次彰显。

有一天，孩子问我内蒙古有多少山？我们正乘坐一辆破旧的长途轿车从通火车的城市出来，吃力地翻上一座山。流浪汉背着渍满油光的布袋四处游荡，或者坐在街边晒太阳、吹小喇叭（当地人叫它毕什库尔）的那座城市，像小人书里撕下来的一张画，已经遗落在遥远的山谷里了，隐隐约约又从那里传出一两声干燥的火车笛鸣，酷似深秋向南飞逃的最后一只孤雁在呻吟。我说：“从这座山开始数，数到车停下不走，你来告诉我。”

可是才看见四五群土黄色的羊，他惊喜一阵就倒在我怀里睡着了。土道上趴伏的一堆堆牛粪已经风干，汽车一过，牛粪骨碌碌跟着跑出好远，跑进道路旁边的荒地。这条被勒勒车轧出来的土道无限延伸，在浩瀚的戈壁草原划出坚定的走向。当年勒勒车慢腾腾跋涉这条土道，赶车人倒在车板上呼呼大睡，偶尔遭遇了狼或者金钱豹一类野兽，埋头赶路的牛立刻死死钉在原地，竖起犄角哞哞大叫，赶车人坐起来，抽出猎枪……紧张的对峙之后，牛车仍旧慢悠悠开路，野兽留在身后引颈张望，双方互不伤害，要有怎样的分寸和默契，内中奥秘只有当地人和同在那个环境生存的野兽们长年累月地揣摩了。一场虚惊算是远程旅行的一部分内容，更多的时候，勒勒车满载而归，野兔、孢子、沙鸡应有尽有。长途大卡车第一次出现在这条土路上，就像喝醉酒的小伙子那样直着脑袋往前冲，几十年过去，颠破的长途大卡车几乎跟爬墙上树的孩子磨破的衣裳一样多了。

长途轿车颠簸着前进，嘎啦嘎啦轰响。孩子不管不顾一直酣睡，他看见这片大草甸子就觉得踏实，有了安全感，怎么会被吵醒呢？他尽可以在动荡的

梦里，挥舞他的塑料刀剑，冲锋在前英勇无畏。连清醒的我也对汽车后面拖带的滚滚黄尘幻影幻现，和十七年前跟随一辆大卡车捕猎黄羊的惊险混淆在一起。那是哥哥开枪以后，受惊的黄羊反扑过来，猛追卡车，气势浩荡汹涌，那感觉真是落荒而豪迈。

长途车停下，已是黄昏，没风的日子，黄昏柔和极了，房屋黯淡，炊烟缥缈。疲惫的旅人走下长途车，回到自己的栖息地，这是一个看见风筝就喊“赛、赛”，想和风筝干杯的草原小城。

孩子很懊丧，一路睡觉把时间都睡完了，问我怎么办呀。我说：“没关系，日子长着呢，你以后都能看到，山呀草地呀牛羊呀，草原上多得没有办法，你记着它，它就永远跟你在一起。”他说：“你是说一辈子也数不清啦？”“是的，数不清。”我说，“这地方想数清楚东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从小就想知道这座小城一共装了多少人，哪怕光数出老人和儿童，也没做到。”他显然知道他跟这里的关系，他出生不久，我就把他送回来，上幼儿园才接回北京。我们一想家的时候，就听回家时录下来的内蒙古的歌曲。此刻，他的眼睛明澈而专注，这使我又一次相信，和孩子的交流早在他出世以前就进行过，也许使用了语言，也许通过神情，也许就在一个深夜，我的灵魂，或者他的灵魂，骤然照耀过对方。

我有什么错吗？当然，没有。这里的孩子们，愿意盯着那朵白云，热布吉玛额嬷叫它察干达拉额赫，也就是汉语说的白度母，他们盯着云彩从小城上空飘过，盯着小城像进入傍晚似的一下子阴凉昏暗起来。这时，云朵和它的影子快速飘移，孩子们跟着跑，大声呼喊着云朵——他们心目中的天马：黑莫里！黑莫里！让自己跟上浮云，让天马的身影多在自己身上停

在我的孩子的塑料刀剑和草原上追逐天马黑莫里的孩子们的对比中，呈现了蒙古草原人与自然关系的又一种形态。

留，以庇护他们这些常干一点小坏事的孩子们那小小的愿望。不知不觉，跑出了小城，吉祥的云朵回到它的世界去了，孩子们只好折转身往回走。他们不能跑远了，他们的翅膀还没有长坚硬，哪儿也去不了，只好在他们的出生地，一边玩耍，一边等待时机。

太阳和云彩总在明媚的午后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孤寂的孩子们一次又一次掀起脚板往远处跑，他们向往的远方神秘莫测，他们清楚去到那里需要无比多的力量，投下影子安慰他们的云朵就是天马就是方舟，总有一天会帮助他们离开小城到想象的天地里驰骋。在等待中，孩子们长大，而他们的长辈——草原上的老人，终于在祈祷了几十年之后，乘骑这种上天赐予的神驹，走向通往天国的路。老人与儿童，什么时候开始的这种膜拜旅行，只有上天知道，但生命的轮回从此依照了这种执着的惯性，真的一往无前。

说到蒙古高原的自然形态了。自然特性决定了这片土地上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性质。祈求，省醒，在大雨滂沱中感恩而忏悔，洗涤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在他们的关系中，敬畏这一层面的含义在这浮现了出来。

作者是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所以她的目光里除了理解、感同身受和解说，还多了一层反思和疑问：雨水真的冲刷了他们的罪孽？马背上的民族的沦落，依然是一个谜。

蒙古人居住的这块高原，冬天漫长，冰天雪地，寒潮频繁侵袭，夏天短暂干旱，温差悬殊，去过那里的内地人说那里“早穿皮袄午披纱，晚围火炉吃西瓜”。一到六月，人们就开始祈求雨水浸润他们的土地，但是雨水偏对他们极尽吝啬，牧草常年疏黄、低萎，难得葳蕤。一场大雨在人们的千呼万唤中好不容易落下了，却来得桀骜不驯、异常疯狂，无情地鞭挞草地和生灵。人们陆续走出家门，站在天空下，他们仿佛听到了神灵的召唤，在滂沱的雨水显现出远古声音的那一瞬间，洗涤灵魂的时刻便来临了。雨水浇灌他们吧……

沉寂多日的土地先是微微战栗，而后剧烈震动，地下的蕴积隆隆滚沸，如千军万马奔腾呼啸，霎时

间日灭天陷，混沌一片。牧人们深深弯下他们的腰，倾听远去的祖先悲怆的昭示，承受故人痛苦的省醒，挖掘自己已经蜕变得微茫、虚妄的灵肉，羞惭的眼泪混着雨水流下来。浇淋吧……他们诚心诚意祈求，草木的枯萎没有心灵的枯竭可怕……浇淋吧！

草地上浑然升起诵经声，像众声齐唱一首节奏舒缓的歌，低沉地唱下去。他们的灵魂还能复苏吗？蒙昧的日子实在过得太久了。此时，他们的虔诚感动了上天，雷声融进了他们的祈祷声，一阵阵撞击着他们的灵魂。大雨如注，吟诵的男女伶仃在风雨中，任雷火在头顶上闪烁。许久，他们抬起沉重的头仰望上苍，目光却像死去的人一样痴迷不动。雨水真的冲刷了他们的罪孽？但雨水和眼泪的确都埋在他们脚下

了。

马背上的民族，沦落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

谁能数清那里的东西呢？数字可以帮助牧羊的孩子数清他率领的羊群，可他默默凝视羊儿，心里涌出的绝不是孤零零的数字，而是他为羊们起的名字，他熟悉每一只羊，像熟悉自己的脚指头。他站在羊栏出口、坐在野外的山坡上，看着羊儿，就在和叫汉娜或是木勒根的羊对话。他把听来的故事讲述给它们，也听它们绵绵不绝的叙叨，他和它们常作倾谈，快乐和悲伤悠悠地相互传递过去，到日落西天，他虽然感到身上有些疲乏，但心里已然舒畅，无怨无悔地踏着晚霞走回村庄。有时他实在回想不起别人讲过的故事还有哪一个藏在他的肚子里，他皱着眉头苦苦地想，想不起来，就自己编造一个，他把它讲得神乎其神。讲完故事，他为说不说出这个故事是靠他的大脑想出来的犹豫不决。朗朗嘎嘎晃荡在他屁股后头的两片羊肩胛骨，是他忠实的伙伴，在野外他有时候想放开喉咙

数字在草原上不是特别有用的东西，因为草原的广大和辽远。数字显然有着现代性意味，意味着文明和进步，然而这种文明和进步在草原上是真的文明和进步吗？一头羊以数字“1”出现和以“汉娜”出现有什么不同？“现代文明”在此遭遇了尴尬。“1”的命名有着功利的居高临下的意味，“汉娜”则隐含着一种众生平等的对话意味。孤寂而荒凉的草原因为“汉娜”而有了温度和温情。这是对蒙古高原人与自然关系的更深一层的表现。

唱歌，就敲这片“骨钹”伴奏；撵羊的话，两片琵琶骨又能拍出好多种信号。那些活到两岁的羊，已经被他训练得像一个合格的兵，可它们两岁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年，日子所剩不多了，三百六十五天？不，重要的是它们能不能顺利越过这个冬天。他还用两片羊骨头拍打羊的屁股，以它们的白骨威慑它们中的捣乱分子，这个办法也很灵。当然，他知道什么时候从羊皮口袋里掏几把晶盐撒在山石上，让他的宝贝们像嚼糖果似的享受一下。数字在草原真的不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力的东西。

蒙古人的祖先习惯随着季节迁徙，在北方荒漠的土地上一代一代地走过来。后来，选定一个牧草还算肥美的地方落脚，许多小小的、兴旺的牧村就这样诞生了。然而，土地实在广阔人实在稀少，千百年的演变未曾改变这一点。那里的山雄健、厚实，但是光秃秃的缺乏色彩，草地奈何不了天灾人祸，留给牲畜的只有山羊胡子一般的茸茸纤草，而稀疏的草地乱石兽骨比比皆是，一派荒凉。时间淹没了发生在那里的无数故事，横亘在荒山野岭的历史早在这群人到来之前就已经是赤裸裸的了，历史袒胸露背，而他们无法装饰山头。

是历史留给这个民族的荣辱过于沉重，还是这个民族压根就驮载不起历史的重负？也说不定是它的历史残酷不仁，无以收拾？那么从前的人们都充当了辉煌的牺牲？后来的人又与他们的历史割裂开来？

……沉缓的山涌出大地，山峰凝重地屹立，一座接着一座，山里山外都是草原和戈壁滩，曾经开垦过的土地留下了劳作的痕迹，黄土壤上一簇簇绿色马莲花随风摇荡，村庄和附近农田里的绿色植物

人和自然都做了时间的奴隶。一年年枯荣着的牧草和零落的兽骨就是时间在蒙古草原上书写的历史。历史袒胸露背，然而却沉重。历史覆盖在人和自然之上，人们享受了它的好和辉煌，人们也一定要承受它的残酷和牺牲。作者在文章中显露的姿态很值得关注：悲悯的理解和审慎的反思。

悄没声息。回头看，还是山脉，是的，山脉。山脉富有韵律地起伏，和沙漠里风势造就的一个个沙丘似的那样延绵，与天相接。天湛蓝悠远，干涩的风习习吹拂，羊群散落了半个山坡，星星点点仿佛雨后草地里冒出来的一堆堆白蘑菇，孤独的牧羊人就坐在山丘上。苍茫、悲壮的山，沉寂得的确太久了，生长在那里的人感觉到他们和那里的山一样学会了沉默。

小时候，常看见热布吉玛额嬷跪坐在后脚弯里整理她的黑发，一条粗粗的大辫子，最后被她盘在后脑上，随后，她从衣袍里掏出小镜子前后照一照漂亮的发髻，这件事就做完了。她露出笑容。把一天的活儿干得差不多以后，已是后半晌，她要唱歌了。她想说的话，都在歌声里。是不是深刻，有没有人在听，她不去想，后半晌是安宁的，她喜欢寂静的午后，她发现那段时间心地开阔、舒坦，说不出地幸福，而内心翩翩欲动，很想对蓝天诉说，对不谙世事的孩子诉说，对她自己诉说，她就唱出歌来。唱完天就黑了，她又要忙碌一家人的晚饭。

她出生以后和别的地方别的孩子一样，很多时候混混沌沌睡觉，但在她的睡梦里，蒙古人的歌声懂懂，她学着走路即从那种抑扬跌宕的节奏中找到了平衡，那种音乐从此在她的血液中繁衍，她把蒙古长调变幻出无数种旋律，每一种旋律都是她吟唱那一时刻才萌发创造的，是那一时刻她想说的话，她想说的就是这样表达的，那声音、那旋律，就是她心里埋藏的秘密。因此午后，太阳西下时，她常被自己激励得泪水沅垂。

艰难的生活和人的尊严，在热布吉玛额嬷的心里竟然有简单的母子关系，一个孕育另一个，她唱。她还反反复复吟诵太阳：太阳帮助我们的灵魂脱离黑

从热布吉玛额嬷进入到具体的蒙古人的日常和内心情感的写状了。做活，唱歌，说话，忙碌着，混沌着，这是一个普通蒙古牧人的日子，也是一个普通蒙古牧人注定的命运。艰难的生活和人的尊严，在草原的落日起，在热布吉玛额嬷的泪水里达成了和谐。对自然的敬畏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尊重，沧桑的蒙古长调里有着蒙古人和蒙古高原的秘密约定。草原因为人而成了有意味的草原，人因为草原而成了蒙古人，相生相依，这就是蒙古高原和蒙古人之间的约定。

暗。不朽的是什么呢？她问自己。是力量。她唱道。有时她哼唱的是没有歌词的歌，也许是词语不如音乐之声更能表达额嬷的内心？额嬷的歌，出落在那片土地，出落在传统的蒙古调式里，仍旧带着无法抗拒的沧桑感，在高亢、辽远中，在自由、奔放中，在大幅度的回旋、跳跃中，仍旧潜藏着深深的忧郁。那时节，草原上行进的只有额嬷的歌，万物祥和、静谧，额嬷回过头来看望我们，我们才知道还有自己的呼吸。蒙古谚语说：“活着，我们亲如兄弟；死后，我们的灵魂一同成佛。”我就是从热布吉玛额嬷唱歌开始理解一个生命怎样孕育出他的世界，并且理解了世界上有一种哭泣，不是为着艰难、痛苦哀戚，仅仅是你看见了你吟唱的万物，看见了上苍，你为之感动。

歌声唱哭“邪恶”的牛羊的故事有不少的文字记载，红柯长篇小说《生命树》里也浓墨重彩地写了歌子唱哭牛的故事。重要的并不是牛或者羊的改邪归正，而是歌声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还是因为情感。苦难的生命和沉重的历史，因为必须要背负的苦难和沉重，生命之间达成了默契。蒙古人的歌子就是他们直面苦难、超越苦难和沉重的载体。

有一回额嬷讲起她的母亲，那件事发生在很早以前，她母亲放牧归来，母羊们和圈里的幼仔纷纷团聚，有一只母羊却大发脾气，用后蹄狠狠踹踢挤到它身边的两只小羊羔，它们刚出生四天，它们的妈妈不认它们了。额嬷的母亲喝喊那只母羊，但无济于事。老人无奈，坐在羊圈旁唱起歌来。歌声娓娓地叙述了一个古老的传说，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部落里的成年男子奋力抵抗入侵者，终因寡不敌众全部战死，血水淹没了草场。敌人驱赶着俘获的牛羊和儿童，踏着血海凯旋而归，为了庆贺胜利，他们宰杀了这些牲畜，而命令那些俘虏的孩子们“快去逃命”，只见背后乱箭齐发，孩子们在奔跑中全部丧生。孩子们曾经栖息的家园从此凝结成马蹄般坚硬的板块地，荒废了……归圈的羊儿静静地倾听这如泣如诉的苍老歌声，那只被邪恶迷惑了眼睛的母羊已是泪流满面，没等额嬷的母亲唱完，揽

过自己的幼仔，让它们在它的怀里拱动，急迫地吮吸它的乳汁，母羊复又慈爱如初。

这不是童话。我亲眼见过歌子把牛唱哭。

我听过很多蒙古人唱歌。在北京的蒙古歌手腾格尔有一回唱起他创作的《你和太阳一同升起》，大家听他粗犷中稍带感伤、嘶哑中略显压抑的歌声，喝下很多白酒，然后笑着擦掉眼泪。

我常想，蒙古人唱歌就是那些沉寂的山的动静。

总评

文章题目为“蒙古人”，所以通篇紧扣的都是蒙古高原和蒙古人之间的关系来写，没有浮华的抒情，也没有浅薄的讨好，这篇文章和作家一贯的散文写作路数是一样的：在细腻呈现中展现生命的痛感。

“我”和儿子走在回老家的路途上，儿子的发问是进入本文写作的通道。儿子眼前的蒙古高原和我生命里的蒙古高原有什么不同？作者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为我们呈现了两幅画面：儿子挥舞着塑料刀剑在他的世界里驰骋，草原上的孩子追逐着天上的白云——他们心目中的天马。在两种不同形态童年的对比中，呈现草原人们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因为辽阔因为苍茫，草原上的人们需要更多的心灵慰藉来应对命定的孤独感，变幻的白云就成了他们寄托，白云既是他们的天马也是他们的方舟，承载他们的祈祷，抚慰他们的心灵。在这一部分里，作家通过孩子的嬉戏，呈现了蒙古人生存状态的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次，以蒙古高原的雨及人们在雨中的姿态，进一步深入到蒙古人的精神和心灵世界。磅礴的大雨洗刷的不仅是久旱草原的尘垢，还有人们的灵魂。雨中的祈祷和忏悔，雨中的自省和悔悟，雨对于蒙古高原来说，不仅是生命之水，也是灵魂净化的仪式。尽管作者对于这种仪式感很强的自我净化有着非常复杂的情感，但在雨和泪的交织中，作者为我们揭开了蒙古人精神世界的帘幕。

第三个层次，从宏观的生存、精神描绘进入到具体生命体的展现。热布吉玛额嬷的安详、从容和顺从命运，展现了一个蒙古人的生存姿态。作

者再进一步呈现的，是热布吉玛额嬷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蒙古人。血脉里的继承，文化中的熏陶，蒙古高原生生世世的精神传承，让热布吉玛额嬷成为一个物质上也许匮乏，但精神上快乐而满足的人。从对热布吉玛额嬷的刻画，作者展现的，是蒙古人隐秘精神世界的质地和成因。

三个层次，自然而层层递进地完成了文章的写作主旨，从几个层面为蒙古人画像，卒章以“山的动静”再为蒙古人的精神和情感加上一层厚重。细腻而不动声色的文章结构，诚实而朴素的语言风格，值得称道。

白音布朗山

阴山山脉和灰腾格勒是这篇文章的地理坐标，它们决定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生存形态和生活方式。阴山山脉位于内蒙古的中部，东西走向，是中国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包括狼山、乌拉山、色尔腾山、大青山等。古代诗词中有不少阴山的记载，比如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唐代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当代台湾诗人席慕蓉的“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应如水。而黄河今夜仍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文章中的白音布朗山是阴山山脉中的一座山峰。白音，蒙古语意为富饶、富裕，既是曾经的历史的记忆，也是后世人们的渴望和期盼。灰腾格勒，蒙古语意为“寒冷的高原”，海拔1800多米，冷是这里的自然特征。属于高山草甸草原地貌，天然形成的湖泊也很多。了解了地理坐标，才能明白文章中的几个关键细节。

这是作者很有代表性的一篇散文。作家散文写作的特色、文字风格和精神向度在这篇文章中都呈现得较为丰满。尤其文字，朴素、细腻中不乏跳脱和活泼，平和安静中不乏冷峻和严肃，有种不动声色的大气。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最深的印记，时间难以磨灭，岁月只增加它的底蕴。在作家来说，白音布朗山就是她心底最珍贵的记忆，是神山，在她的成长历程里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地位。白音布朗山也是她童年的玩伴，是她心灵成长的导师，是她血脉的载体。

神牛的传说更强调了白音布朗山的神性，以及它在灰腾格勒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对于神牛的不同态度导致了人们的不同的生存状况。与其说这是传说，不如说这是人类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道德标准和伦理准则。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这是人类能在自然界繁衍生息的重要法则。神山启示人们，追逐利益，牛羊零落，光景萧条，虔诚祈祷，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但再好的日子，也经不起人们的折腾。在矫揉无序中，神山被遗忘。遗忘神山，也就意味着遗忘了祖祖辈辈遵循的道德伦理准则和生存法则。

灰腾格勒的人，抬头就能看见白音布朗山。那座山几百万年前发生地壳裂变从海底升上来，就矗立在我们旗东南方。

在绵延的阴山山脉，有多少受人瞩目的山，我不知道。关于白音布朗山的传说，每个孩子听过很多。其中流传最广的故事说，有一年秋天，人们正抢在上冻前收割牧草，忽然下起大雨，巨雷在白音布朗山上轰响的一刹那，火光迸裂，一个大火球顺着山势滚下来。快到山底时，火球渐渐散落、扭动，变成一老一小两只金牛，它们金光灿烂地走下山来。有人一见金牛母子忙双手合十诵经祈祷，另有不少人撒腿就去追赶，喊声四起。母牛怒目圆睁，护着牛犊，想返身回到山里，但回山已无退路，围堵的人越聚越多。母牛发出一声凄绝的长鸣，带领牛犊毅然奔向不远处的尼日淖尔湖，纵身跳进湖中再也没有出来。

追赶金牛的人家，此后牛羊零落，光景萧条；而虔诚祈祷的人家，牛羊肥壮，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不过，这个神奇的传说，随着草地的大幅度开垦，和沙尘暴的日益侵蚀，终于被残剥一空。

再后来，日子好起来的人家，被划成牧主、富牧，被牧民们打倒了。岁月几经摧折，变得矫揉无序，这座神山也快被人遗忘了。

夏天，高拔的白音布朗山有一层浅浅的绿色。更多的时候，春秋季节，一片土黄。四季风从山这边卷起黄土送到山那边，声音凄厉。不过，最威严、最壮观的，要数漫长的冬天，神山被厚厚的白雪围裹起来，银光闪耀，远远看去，与天辉映，与地相接。

我们的学校在东边。走在路上，火红的太阳从白音布朗山后面升出半个，霞光把大山映照得虚无缥缈。

看着红扑扑奔突的日头，和晃晃悠悠的神山，我常常觉得，这个日头跟神山，很像自己家墙角木架上的笼屉，和那个踩上去就要散架的烧火板凳。每天出门前，我踩着板凳，掂着脚丫，从笼屉里面够出少半块窝头。无限美好的早晨就从这块莜面白面玉米面捏成的“三面”窝头开始。跟我同座位的男孩说，他们家笼屉里什么也没有。我说我们家笼屉里有一个窝头，不过得和哥哥妹妹分着吃，一人一小块。他说，他妈愁得脸这么长——他耷拉出红红的大舌头：“让我识字，得给我吃东西，推磨的驴还得吃草呢。”是呵，不吃东西哪有力气？我把自己的小块窝头又分一半给他。他推让说：“吃了白吃，吃了也记不住那些乱七八糟的字。”我说记不住更得吃。他推搡几下，捏住窝头扣进嘴里，说：“长大还你白音布朗山那么多白面馒头。”白面馒头吗？天哪，收回你的话，别让白音布朗山听见，我们哪能有那么多白面馒头。

一路走，一路吃，我把剩给自己的一部分搓成碎末，一点一点嚼着吃。

太阳不赖，窝头不赖，山也不赖。

正是六月，山上牧草稀疏。缕缕柔光轻柔抚问，像有小草破土而出……这时候，广播喇叭传出器乐合奏《草原晨曲》，曲调扬上去弯下来，搜肠刮肚，好听得没有办法。这是每天早晨停止播音前的最后声息，不知道别的孩子是不是跟我一样，心里头也有东西直想往外涌。我和几个孩子索性跑下路基，跑向神山，去看看山背后的太阳。等我们跑到山脚

“太阳不赖，窝头不赖，山也不赖。”在少年饥饿的记忆里，分食一小块三面窝头的时光也是快乐的。学校的纪律和要求终于抵不过白音布朗山的吸引力，孩子天性中的好奇心让“我”独自一人爬上了神山。亲近自然，探索自然，是所有孩子的天性，唯有在天性自然中呈现出来的，才真实自然和可贵。“我”喜欢不赖的自然，并对此充满好奇，终于逃